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

話說宋江別了劉唐，乘著月色滿街，信步自回下處來。卻好的遇著閻婆，趕上前來叫道：“押司，多日使人相請，好貴人，難見面！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，傷觸了押司，也看得老身薄面，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。今晚老身有緣，得見押司，同走一遭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今日縣裏事務忙，擺撥不開，改日卻來。”閻婆道：“這箇使不得。我女兒在家裏專望，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。直恁地得！”宋江道：“端的忙些箇，明日準來。”閻婆道：“我今晚要和你去。”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，發話道：“是誰挑撥你？我娘兒兩箇下半世過活，都靠著押司。外人說的閒事閒非，都不要聽他，押司自做箇主張。我女兒但有差錯，都在老身身上。押司胡亂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不要纏，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。”閻婆道：“押司便誤了些公事，知縣相公不待便責罰你。這回錯過，後次難逢。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，到家裏自有告訴。”宋江是箇快性的人，喫那婆子纏不過，便道：“你放了手，我去便了。”閻婆道：“押司不要跑了去，老人家趕不上。”宋江道：“直恁地這等！”兩箇廝跟著來到門前，正是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花不迷人自迷。

直饒今日能知悔，何不當初莫去為？

宋江立住了腳，閻婆把手一攔，說道：“押司來到這裏，終不成不入去了。”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，那婆子是乖的，自古道：“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。”只怕宋江走去，便幫在身邊坐了，叫道：“我兒，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。”那閻婆惜倒在床上，對著盞孤燈，正在沒可尋思處，只等這小張三來。聽得娘叫道：“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。”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，慌忙起來，把手掠一掠雲髻，口裏喃喃的罵道：“這短命，等得我苦也！老娘先打兩箇耳刮子著！”飛也似跑下樓來，就榻子眼裏張時，堂前琉璃燈卻明亮，照見是宋江，那婆娘復翻身轉上樓去，依前倒在床上。

閻婆聽得女兒腳步下樓來了，又聽得再上樓去了。婆子又叫道：“我兒，你的三郎在這裏，怎地倒走了去。”那婆惜在床上應道：“這屋裏多遠，他不會來。他又不瞎，如何自不上來，直等我來迎接他，沒了當絮絮聒聒地。”閻婆道：“這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來，氣苦了。恁地說，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。”婆子笑道：“押司，我同你上樓去。”

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，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；被這婆子來扯，勉強只得上樓去。

原來是一間六椽樓屋。前半間安一副春臺、桌凳；後半間鋪著臥房，貼裏安一張三面棧花的床；兩邊都是欄干，上掛著一頂紅羅幔帳；側首放箇衣架，搭著手巾；這邊放著箇洗手盆；一張金漆桌子上，放一箇錫燈臺；邊兩箇杌子；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；對床排著四把一字交椅。

宋江來到樓上，閻婆便拖入房裏去。宋江便向杌子上朝著床邊坐了。閻婆就床上拖起女兒來，說道：“押司在這裏。我兒，你只是性氣不好，把言語來傷觸他，惱得押司不上門，閒時卻在家裏思量。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，你卻不起來陪句話兒，顛倒使性！”婆惜把手攔開，說那婆子：“你做甚麼這般鳥亂！我又不曾做了歹事！他自不上門，教我怎地陪話！”

宋江聽了，也不做聲。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，在宋江肩下，便推他女兒過來，說道：“你且和三郎坐一坐。不陪話便罷，不要焦躁。你兩箇多時不見，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。”那婆娘那裏肯過來，便去宋江對面坐了。宋江低了頭不做聲。婆子看女兒時，也別轉了臉。閻婆道：“沒酒沒漿，做甚麼道場？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，買些果品來，與押司陪話。我兒，你相陪押司坐地，不要怕羞，我便來也。”宋江自尋思道：“我喫這婆子釘住了，脫身不得。等他下樓去，我隨後也走了。”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，出得房門去，門上卻有屈戌，便把房門拽上，將屈戌搭了。宋江暗付道：“那虔婆倒先算了我。”

且說閻婆下樓來，先去灶前點起箇燈，灶裏見成燒著一鍋腳湯，再轉上些柴頭，拿了些碎銀子，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果品、鮮魚、嫩雞、肥鮓之類。歸到家中，都把盤子盛了；取酒傾在盆裏，舀半盞子，在鍋裏燙熱了，傾在酒壺裏。收拾了數盆菜蔬，三隻酒盞，三雙箸，一桶盤托上樓來，放在春臺上。開了房門，搬將入來，擺在桌子上。看宋江時，只低著頭，看女兒時，也朝著別處。閻婆道：“我兒起來把盞酒。”婆惜道：“你們自喫，我不耐煩！”婆子道：“我兒，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，別人面上須使不得。”婆惜道：“不把盞便怎地？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！”那婆子倒笑起來，說道：“又是我的不是了。押司是箇風流人物，不和你一般見識。你不把酒便罷，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。”婆惜只不回過頭來。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，宋江勉意喫了一盞。婆子笑道：“押司莫要見責。閒話都打疊起，明日慢慢告訴。外人見押司在這裏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，胡言亂語，放屁辣臊，押司都不要聽，且只顧喫酒。”篩了三盞在桌子上，說道：“我兒不要使小兒的性，胡亂喫一盞酒。”婆惜道：“沒得只顧纏我！我飽了，喫不得。”閻婆道：“我兒，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。”

婆惜一頭聽了，一面肚裏尋思：“我只心在張三身上，兀誰耐煩相伴這廝！若不把他灌得醉了，他必來纏我。”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來，喫了半盞。婆子笑道：“我兒只是焦躁，且開懷喫兩盞兒睡。押司也滿飲幾杯。”宋江被他勸不過，連飲了三五杯。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，再下樓去盪酒。

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，心中不悅，纔見女兒回心喫酒，歡喜道：“若是今夜寃得他住，那人惱恨都忘了。且又和他纏幾時，卻再商量。”婆子一頭尋思，一面自在灶前喫了三大鐘酒，覺得有些癢麻上來，卻又篩了一碗喫，鏟了大半鏟，傾在注子裏，爬上樓來，見那宋江低著頭不做聲，女兒也別轉著臉弄裙子。這婆子哈哈地笑道：“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，做甚麼都不做聲？押司，你不合是箇男子漢，只得裝些溫柔，說些風話兒耍。”宋江正沒做道理處，口裏只不做聲，肚裏好生進退不得。閻婆惜自想道：“你不來睬我，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，來陪你話，相伴你耍笑，我如今卻不要。”那婆子喫了許多酒，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，正在那裏張家長，李家短，說白道綠。有詩為證：

只要孤老不出門，花言巧語弄精魂。

幾多聰慧遭他陷，死後應須拔舌根。

卻有郟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，叫做唐牛兒，如常在街上，只是幫閒，常常得宋江資助他。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，也落得幾貫錢使。宋江要用他時，死命向前。這一日晚，正賭錢輸了，沒做道理處，卻去縣前尋宋江，奔到下處尋不見。街坊都道：“唐二哥，你尋誰？這般忙？”唐牛兒道：“我喉急了，要尋孤老，一地裏不見他。”眾人道：“你的孤老是誰？”唐牛兒道：“便是縣裏宋押司。”眾人道：“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，一路走著。”唐牛兒道：“是了。這閻婆惜賊賤蟲，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火塊也似熱，只瞞著宋押司一箇。他敢也知些風聲，好幾時不去了。——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。我正沒錢使，喉急了，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，就幫兩碗酒喫。”一逕奔到閻婆門前，見裏面燈明，門卻不關。入到胡梯邊，聽得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。唐牛兒捏腳捏手，上到樓上，板壁縫裏張時，見宋江和婆惜兩箇都低著頭；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，口裏七十三、八十四只顧嘈。

唐牛兒閃將入來，看著閻婆和宋江、婆惜，唱了三箇喏，立在邊頭。宋江尋思道：“這廝來的最好。”把嘴望下一努。唐牛兒是箇乖的人，便瞧科，看著宋江便說道：“小人何處不尋過，原來卻在這裏喫酒耍，好喫得安穩！”宋江道：“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？”唐牛兒道：“押司，你怎地忘了？便是早間那件公事，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，著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，一地裏又沒尋處，相公焦躁做一片。押司便可動身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要緊，只得去。”便起身要下樓，喫那婆子攔住道：“押司不要使這科分。這唐牛兒捻泛過來，你這精賊也瞞老娘！正是‘魯班手裏調大斧’！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，和夫人喫酒取樂，有甚麼事務得發作？你這般道兒，只好瞞齷齪，老娘手裏說不過去。”

唐牛兒便道：“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，我卻不會說謊。”

閻婆道：“放你娘狗屁！老娘一雙眼，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，卻纔見押司旁嘴過來，叫你發科，你倒不攏掙押司來我屋裏，顛倒打抹他去。常言道：‘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’”這婆子跳起身來，便把那唐牛兒劈脖子只一叉，踉踉跄跄，直從房裏又下樓來。唐牛兒道：“你做甚麼便叉我？”婆子喝道：“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，如殺父母妻子，你高做聲，便打你這賊乞丐！”唐牛兒鑽將過來道：“你打！”這婆子乘著酒興，又開五指，去那唐牛兒臉上連打兩掌，直顛出簾子外去。婆子便扯簾子，撇放門背後，卻把兩扇門關上，拏拴拴了，口裏只顧罵。

那唐牛兒喫了這兩掌，立在門前大叫道：“賊老咬蟲，不要慌！我不看宋押司面皮，教你這屋裏粉碎，教你雙日不著單日著！我不結果了你，不姓唐！”拍著胸大罵了去。

婆子再到樓上，看著宋江道：“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？那廝一地裏去搗酒喫，只是搬是搬非。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，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！”宋江是箇真實的人，喫這婆子一篇道著了真病，倒抽身不得。婆子道：“押司不要心裏見責，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。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。我猜著你兩箇多時不見，一定要早睡，收拾了罷休。”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，收拾杯盤下樓來，自去灶下去。

宋江在樓上，自肚裏尋思說：“這婆子女兒，和張三兩箇有事，我心裏半信不信，眼裏不曾見真實。待要去來，只道我村。況且夜深了，我只得權睡一睡，且看這婆娘怎地，今夜與我情分如何。”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：“夜深了，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。”那婆娘應道：“不干你事，你自去睡。”婆子笑下樓來，口裏道：“押司安置。今夜多歡，明日慢慢地起。”婆子下樓來，收拾了灶上，洗了腳手，吹滅燈，自去睡了。卻說宋江坐在杌子上，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，先來偃倚陪話，胡亂又將就幾時。誰想婆娘心裏尋思道：“我只思量張三，喫他攪了，卻似眼中釘一般。那廝倒直指望我一似先前時來至氣，老娘如今卻不要要。只見說撐船就岸，幾曾有撐岸就船。你不來采我，老娘倒落得！”

看官聽說，原來這色最是怕人。若是他有心戀你時，身上便有刀劍水火，也攔他不住，他也不怕。若是他無心戀你時，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，他也不睬你。常言道：“佳人有意村夫俏，紅粉無心浪子村。”宋公明是箇勇烈大丈夫，為女色的手段卻不會。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，輕憐重惜，賣俏迎奸，引亂這婆娘的心，如何肯戀宋江？

當夜兩箇在燈下，坐著對面，都不做聲，各自肚裏躊躇，卻似等泥乾掇入廟。看看天色夜深，窗間月上，但見：

銀河耿耿，玉漏迢迢。穿窗斜月映寒光，透戶涼風吹夜氣。譙樓禁鼓，一更未盡一更催；別院寒砧，千搗將殘千搗起。畫簷間叮當鐵馬，敲碎旅客孤懷；銀臺上閃爍清燈，偏照閨人長嘆。貪淫妓女心如火，仗義英雄氣似虹。

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睜那婆娘時，復地嘆口氣。約莫也是二更天氣，那婆娘不脫衣裳，便上床去，自倚了繡枕，扭過身，朝裏壁自睡了。宋江看了，尋思道：“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箇，他自睡了。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，央了幾杯酒，打熬不得，夜深只得睡了罷。”把頭上巾幘除下，放在桌子上。脫下上蓋衣裳，搭在衣架上。腰裏解下鸞帶，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，卻掛在床邊欄干上。脫去了絲鞋淨襪，便上床去那婆娘腳後睡了。

半箇更次，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。宋江心裏氣悶，如何睡得著？自古道：“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”看看三更交半夜，酒卻醒了。捱到五更，宋江起來，面桶裏冷水洗了臉，便穿了上蓋衣裳，帶了巾幘，口裏罵道：“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！”婆惜也不曾睡著，聽得宋江罵時，扭過身來回道：“你不羞這臉。”宋江忍那口氣，便下樓來。閻婆聽得腳步響，便在床上說道：“押司且睡歇，等天明去。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？”宋江也不應，只顧來開門。婆子又道：“押司出去時，與我拽上門。”宋江出得門來，就拽上了。忍那口氣沒出處，一直要奔回下處來。卻從縣前過，見一碗燈明，看時，卻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。

那老兒見是宋江來，慌忙道：“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？”宋江道：“便是夜來酒醉，錯聽更鼓。”王公道：“押司必然傷酒，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就凳上坐了。那老子濃濃的奉一盞二陳湯，遞與宋江喫。宋江喫了，驀然想起道：“時常喫他的湯藥，不曾要我還錢。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，不曾與得他。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，受了他一條，在招文袋裏，何不就和那老兒做棺材錢，教他歡喜。”宋江便道：“王公，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，一向不曾把得與你。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，把與你，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，買了一具棺材，放在家裏。你百年歸壽時，我卻再與你些送終之資。”王公道：“恩王時常觀老漢，又蒙與終身壽具，老子今世不能報答，後世做驢馱馬報答押司。”宋江道：“休如此說。”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，喫了一驚道：“苦也！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床頭欄干上，我一時氣起來，只顧走了，不曾繫得在腰裏。這幾兩金子值得甚麼，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，包著這金。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，他回去說時，只道我不把他來為念。正要將到下處來燒，卻被這閻婆纏將我去。昨晚要就燈下燒時，恐怕露在賤人眼裏，因此不曾燒得。今早走得慌，不期忘了。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，頗識幾字，若是被他拏了，倒是利害！”便起身道：“阿公休怪。不是我說謊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，不想出來得忙，忘了在家。我去取來與你。”王公道：“休要去取。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。”宋江道：“阿公，你不知道：我還有一件物事，做一處放著，以此要去取。”宋江慌慌急急，奔回閻婆家裏來，正是：

合是英雄有事來，天教遺失篋中財。

已知著愛皆冤對，豈料酬恩是禍胎！

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，爬將起來，口裏自言自語道：“那廝攪了老娘一夜睡不著。那廝含臉，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。我不信你，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，誰耐煩睬你！你不上門來倒好！”口裏說著，一頭鋪被，脫下上蓋襖兒，解了下面裙子，袒開胸前，脫下截襯衣。床前燈卻明亮，照見床頭欄干上拖下條紫羅鸞帶。婆惜見了，笑道：“黑三那廝乞嚙不盡，忘了鸞帶在這裏，老娘且捉了，把來與張三繫。”便用手去一提，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，只覺袋裏有些重。便把手抽開，望桌子上只一抖，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。這婆娘拏起來看時，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。婆惜笑道：“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。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，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。”將金子放下，卻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，上面寫著晁蓋並許多事務。婆惜道：“好呀！我只道‘吊桶落在井裏’，原來也有‘井落在吊桶裏’。我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，單單只多你這廝，今日也撞在我手裏！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，送一百兩金子與你。且不要慌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。”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，還插在招文袋裏，“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。”正在樓上自言自語，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。婆子問道：“是誰？”宋江道：“是我。”婆子道：“我說早哩，押司卻不信要去，原來早了又回來。且再和姐姐睡一睡，到天明去。”宋江也不回話，一逕奔上樓來。

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，慌忙把鸞帶、刀子、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，藏在被裏；緊緊地靠了床裏壁，只做齣齣假睡著。宋江撞到房裏，逕去床頭欄干上取時，卻不見了。宋江心內自慌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，把手去搖那婦人道：“你看我日前的面，還我招文袋。”那婆惜假睡著，只不應。宋江又搖道：“你不要急燥，我自明日與你陪話。”婆惜道：“老娘正睡哩，是誰攪我？”宋江道：“你情知是我，假做甚麼？”婆惜扭轉身道：“黑三，你說甚麼？”宋江道：“你還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道：“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，卻來問我討。”宋江道：“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。這裏又沒人來，只是你收得。”婆惜道：“呸！你不見鬼來！”宋江道：“夜來是我不是了，明日與你陪話。你只還了我罷，休要作耍。”婆惜道：“誰和你作耍？我不曾收得！”宋江道：“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，如今蓋著被子睡，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。”

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，星眼圓睜，說道：“老娘拿是拿了，只是不還你！你使官府的人，便拿我去做賊斷。”宋江道：“我須不曾冤你做賊。”婆惜道：“可知老娘不是賊哩！”宋江見這話，心裏越慌，便說道：“我須不曾歹看承你娘兒兩箇，還了我罷！我要去幹事。”婆惜道：“閒常也只嗔老娘和張三有事。他有些不如你處，也不該一刀的罪犯，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姐姐，不要叫，鄰舍聽得，不是耍處。”

婆惜道：“你怕外人聽得，你莫做不得！這封書，老娘牢牢地收著。若要饒你時，只依我三件事便罷！”

宋江道：“休說三件事，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。”婆惜道：“只怕依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當行即行。敢問那三件事？”

閻婆惜道：“第一件，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；再寫一紙，任從我改嫁張三，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。”宋江道：“這箇依得。”婆惜道：“第二件，我頭上帶的，我身上穿的，家裏使用的，雖都是你辦的，也委一紙文書，不許你日後來討。”宋江道：“這箇也依得。”閻婆惜又道：“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已兩件都依你，緣何這件依不得？”婆惜道：“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，快把來與我，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，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。”宋江道：“那兩件倒都依得。這一百兩金子，果然送來與我，我不肯受他的，依前教他把了回去。若端的有時，雙手便送與你。”婆惜道：“可知哩！常言道：‘公人見錢，如蠅子見血。’他使人送金子與你，你豈有推了轉去的？這話卻似放屁！做公人的，‘那箇貓兒不喫腥？’閻羅王面前，須沒放回的鬼！’你待瞞誰！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，值得甚麼！你怕是賊賊時，快熔過了與我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，不會說謊。你若不信，限我三日，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。你還了我招文袋。”婆惜冷笑道：“你這黑三倒乖，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。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、這封書，歇三日卻問你討金子，正是‘棺材出了，討挽歌郎錢。’我這裏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你快把來兩相交割。”宋江道：“果然不曾有這金子。”婆惜道：“明朝到公廳上，你也說不曾有這金子。”

宋江聽了“公廳”兩字，怒氣直起，那裏按納得住，睜著眼道：“你還也不還！”

那婦人道：“你恁地狠，我便還你不迭！”

宋江道：“你真箇不還！”婆惜道：“不還！再饒你一百箇不還！若要還時，在鄆城縣還你！”

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。婦人身邊卻有這件物，倒不顧被，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。宋江扯開被來，卻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。宋江道：“原來卻在這裏！”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兩手便來奪。那婆娘那裏肯放，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，婆惜死也不放。宋江恨命只一拽，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，宋江便搶在手裏。

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，叫“黑三郎殺人也！”只這一聲，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。那一肚皮氣，正沒出處。婆惜卻叫第二聲時，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，右手卻早刀落，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，鮮血飛出。那婦人兀自吼哩。宋江怕他不死，再復一刀，那顆頭，伶伶叮叮，落在枕頭上。但見：

手到處青春喪命，刀落時紅粉亡身。七魄悠悠，已赴森羅殿上；三魂渺渺，應歸枉死城中。緊閉星眸，直挺挺屍橫席上；半開檀口，涇津津頭落枕邊。從來美興一時休，此日嬌容堪戀否。

宋江一時怒起，殺了閻婆惜，取過招文袋，抽出那封書來，便就殘燈下燒了。繫上鸞帶，走下樓來。那婆子在下面睡，聽他兩口兒論口，倒也不著在意裏。只聽得女兒叫一聲“黑三郎殺人也！”正不知怎地，慌忙跳起來，穿了衣裳，奔上樓來，卻好和宋江打箇胸膈撞。閻婆問道：“你兩口兒做甚麼鬧？”宋江道：“你女兒忒無禮，被我殺了！”婆子笑道：“卻是甚話？便是押司生的眼凶，又酒性不好，專要殺人，押司休取笑老身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不信時，去房裏看，我真箇殺了。”婆子道：“我不信。”推開房門看時，只見血泊裏挺著屍首。婆子道：“苦也！卻是怎地好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是烈漢！一世也不走，隨你要怎地。”婆子道：“這賤人果是不好，押司不錯殺了，只是老身無人養贍。”宋江道：“這箇不妨，既是你如此說時，你卻不用憂心。我頗有家計，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，快活過半世。”閻婆道：“恁地時卻是好也，深謝押司。我女兒死在床上，怎地斷送？”宋江道：“這箇容易。我去陳三郎家，買一具棺材與你。件作行人入殮時，我自分付他來。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。”婆子謝道：“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，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。”宋江道：“也好。你取紙筆來，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。”閻婆道：“票子也不濟事，須是押司自去取，便肯早早發來。”宋江道：“也說得是。”

兩箇下樓來。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，出到門前，把門鎖了，帶了鑰匙。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。此時天色尚早，未明，縣門卻纔開。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，把宋江一把結住，發喊叫道：“有殺人賊在這裏！”嚇得宋江慌做一團，連忙掩住口道：“不要叫。”那裏掩得住。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，看時，認得是宋江，便勸道：“婆子閉嘴！押司不是這般的人，有事只消得好說。”閻婆道：“他正是兇首，與我捉住，回到縣裏。”原來宋江為人最好，上下愛敬，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。因此，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，又不信這婆子說。有詩為證：

好人有難皆憐惜，奸惡無災盡詫憎。

可見生平須自檢，臨時情義始堪憑。

正在那裏沒箇解救，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，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。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，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，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，鑽將過來，喝道：“老賊蟲，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？”婆子道：“唐二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，要你償命也！”唐牛兒大怒，那裏聽他說，把婆子手一拆，拆開了，不問事由，叉開五指，去閻婆臉上只一掌，打箇滿天星。那婆子昏撒了，只得放手。宋江得脫，往鬧裏一直走了。

婆子便一把去結扭住唐牛兒叫道：“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，你卻打奪去了。”唐牛兒慌道：“我那裏得知！”閻婆叫道：“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！不時，須要帶累你們。”眾做公的，只礙宋江面皮，不肯動手；拿唐牛兒時，須不擔閣。眾人向前，一箇帶住婆子，三四箇拿住唐牛兒，把他橫拖倒拽，直推進鄆城縣裏來。正是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；披麻救火，惹焰燒身。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，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